



◎ 申东城

【摘要】李白诗论从文学流变史角度，表达了对之前诗歌的看法，李诗多宗《风》《骚》、友建安，复古知变，亦不废齐梁风雅清真之作，李诗清水芙蓉，天然飘逸，奔放豪迈，多比兴。杜甫诗论多从个案上，对历代作家作品、文学现象、学习方法、师法对象、诗歌风格等进行论述，杜诗多祖《雅》《颂》，出六经、班《汉》，博学能化，杜诗写实事、求技巧，骨重沉浑，多赋法。李、杜肩负的时代使命和需解决问题不同，故诗论侧重点有别。李、杜诗论践行在他们的创作中，并体现出二人对唐诗发展演变的不同贡献，李诗多总结前人，是唐诗“正宗”，杜诗多大变先贤，系唐诗“大家”。

【关键词】李白；杜甫；诗论；唐诗嬗变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8-0139(2011)02-0074-6

李白、杜甫诗论相对较少且零散，学界已有一些关于李、杜诗论比较的文章，但将其与唐诗发展演变联系起来的几无。李诗是盛唐之前复古的正宗，杜诗是中唐以后新变的大家，他们的诗学主张不仅关乎其创作，而且对唐诗嬗变影响很大。

本文拟尝试比较李、杜诗学思想，并阐述其在唐诗发展中的转折之功。

一、李、杜对其前诗歌的异同看法

李白诗论集中体现在《古风》中，余散见于

※ 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课题阶段性成果。项目主持人：申东城，课题名称：李白杜甫比较与唐诗嬗变研究，编号：LB08-12。

〔作者简介〕申东城，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，文学博士，四川 乐山 614004。

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、《江夏赠韦太守良宰》等诗。《古风》其一（大雅久不作）就表达了李白对先唐文学发展简史的看法。他认为后世文学对《诗经》风雅精神的继承，随着时代发展而不同。平王东迁，不能复振大雅国风之诗，战国至秦，中正之声渐远。以《离骚》为代表的楚辞，虽多哀怨之声，但仍为“正声”之继。李白将形式主义文风溯源到汉赋里，扬雄、司马相如代表的汉赋承上启下，已是变风变雅、愈走愈远了。至于他对建安文学的观点，学界多有异说。然李白与陈子昂“先后合德”（孟荣《本事诗》），他们所合之德，其中就包含对汉魏风骨的继承，再结合李白对“蓬莱文章建安骨”的肯定，可知他对建安文学并非持否定态度。《古风》其三十五又云：“大雅思文王，颂声久崩沦”，李白的复古观点是明确的，那就是以《诗经》这一正，统御后世之万变，他要恢复的“正声”、“宪章”就是正风正雅。当然对于楚辞、汉、魏诗作，他并非全盘否定，对屈原的褒奖，就是明证，“屈平词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”（《江上吟》），他还常以屈原自况。

李白是复古的健将，对六朝文学批判中有继承。太白尝言：“齐梁以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？”（孟荣《本事诗》）南朝诗歌夸尚“绮丽”，摘章绣句，竞为新奇，雄健之气，自此衰萎，李白贵情真、贱绮丽，对之总体倾向上是持否定态度的，但并不包括所有作家诗作。李白所批判的是与风雅正声相背离的作品，其对于六朝的谢灵运、谢朓、陶渊明等不少作家作品仍是推崇的。

杜甫的诗论主要见于《戏为六绝句》、《解闷十二首》、《同元使君春陵行序》、《偶题》、《咏怀古迹五首》等作品中。与李白诗论从文学流变史角度谈不同，杜甫诗论多从个案上，对历代作家作品、文学现象、学习方法、师法对象、诗歌风格等进行论述，从而表明了自己的文学思想。《戏为六绝句》从多角度，分别对楚辞大家屈原、宋玉，南朝庾信，初唐“四杰”进行了赞扬。《解闷十二首》

也褒誉了汉代苏武、李陵，南朝阴铿、何逊，及盛唐王维、孟浩然诗作。

和李白一样，杜甫论也宗祖《诗经》，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其六）就是其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说李白诗论中提到他志在删述，恢复大雅之道，但李、杜甫论的宗经侧重点是有别的。正如元戴良云：“李之诗似《风》，杜之诗似《雅》。”^[1]杜甫侧重二《雅》，多赋法，李诗偏爱《国风》，多比兴，这也形成李、杜甫诗风的不同，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的。杜甫论不仅宗法《诗经》，而且推尊《骚》体。他不仅对楚辞诗体无限向往，“骚人嗟不见”（《偶题》），而且极力推崇屈原、宋玉，“窃攀屈宋宜方驾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五），“（宋玉）风流儒雅是吾师”（《咏怀古迹五首》其二）。

李、杜甫皆认为《骚》为风雅正声的传承，这方面二人观点是一致的。不同的是，杜甫认为屈、宋的“清词丽句”和儒雅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榜样，前者从诗歌风格、语言着眼，后者从诗歌内容、精神上落墨。而李白更多的师《骚》之浪漫精神和写作手法，如善用人名入诗之法，就是学习楚辞的结果，明谢榛曾云：“堆垛，古人谓之点鬼簿，太白长篇用之。白不为病，盖本于屈原。”^[2]

杜甫醉心汉代苏、李诗，谦虚地说愿意师从他们。其实苏、李诗风“淡宕”，杜甫诗风“沉雄顿挫”，他们“殊不相类”，可见其所师资，“不在形声相似，但以气味相取”。^[3]杜甫论诗重气味与李白同，李太白诗歌，“神气与味皆厚”^[4]，究其因，源于二人诗风皆同源《风》、《雅》，李白更继承了《古十九首》貌淡实厚之精髓。

杜甫对汉魏诗歌是肯定的，“汉魏近风骚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三），认为其更接近风雅正声，这与李白论诗观点一致。与李白一样，杜甫对汉魏诗歌的看法，也可从对陈子昂的仰慕上得到旁证。杜甫不仅让朋友捎去对子昂的同情，“君行射洪县，为我一潸然”（《送梓州李使君之任》），且后专访其故居作诗褒赞陈“有才继骚雅，哲匠不比肩。公生扬马后，名与日月悬”、“终古立忠义，感

遇有遗编。”（《陈拾遗故宅》）若说从陈子昂诗论中，可见李白对汉魏风骨的肯定，那么从杜甫写陈子昂的诗作中，则见到的是杜对陈能继承骚雅忠义精神的盛赞。不同的是，李白诗论对于扬马之赋颇有微词，而杜诗暗含对扬马的大力美颂。

李、杜对齐梁诗歌的看法大致相同。李白认为建安以后诗歌“绮丽不足珍”，但并非全部鄙弃齐梁文学，他对南朝一些著名诗人如江淹、鲍照、刘琨、祖逊等都有高评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中虽不满南朝重形式、轻内容，绮艳淫靡的诗风，但与李白有选择的肯定南朝诗人一样，杜对南朝名家庾信、阴铿、何逊等人饱含深情颂扬。杜甫还以这些南朝阴铿、何逊诗作比李诗和己诗。李白、杜甫将齐梁诗歌的精华汲取而来，尤其对南朝部分大家清新诗风大力肯定，并作为自己论诗作诗的追求高标，这是他们共通性的一面。

李、杜对自己生前的唐朝诗歌看法有别。李白《古风》其一（圣代复元古）中的“圣代”，即诗人所处的唐玄宗盛唐时代。李白认为盛唐诗堪称上接风雅正声，是复古的典范。但是《古风》其三十五对那些只知模拟、雕琢，丧失天真自然的诗歌进行了强烈批判。李白“志在删述”、垂映千古，从而创作出能“复元古”、并具盛唐特色的文质兼有的诗歌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大力创作、实践其诗歌主张的。正如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称：“至今朝诗体，尚有齐梁宫掖之风，至公大变，扫地并尽。”^[5]他用盛唐“清真”的至高诗美，与建安以来“不足珍”的“绮丽”诗风对举比较，不仅应证了自己“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与”等复古诗观，而且明确把握到盛唐诗风的命脉，开出救世的良方。

李、杜生活的时代，文学风气发生了变化，二人面对的文学时尚、需解决的问题不同。《旧唐书》载崔融“为文典丽，当时罕有其比。”^[6]《新唐书》亦云：“唐兴，诗人承陈隋风流，靡相矜。”^[7]可见从初唐至盛唐李白之前，重文轻质、重技巧轻内容等南朝形式主义文风仍然留存，并占有相当的市场。陈子昂虽“古风雅正”，但又有矫枉过正

之嫌，故李白批判前贤，总结经验，承变、弥补了陈子昂重内容轻形式的弊病，从而创作出风骨兼备、文质彬彬的盛唐诗歌典范。而杜甫所面对的时代，有“李翰林之飘逸”、“孟襄阳之清雅，王右丞之精致，储光羲之真率，王昌龄之声俊，高适、岑参之悲壮，李颀、常建之超凡”，诗歌已经处于“盛唐之盛”^[8]状态。

若说李白肩负着破前人、立自己、重创造的时代使命，那么杜甫面对的，是怎样解决当时文坛悄然流行的厚古薄今风气。故杜甫对症下药，在《戏为六绝句》中，批评了那些“嗤点”庾信和“哂”王、杨、卢、骆“当时体”的“今人”、“尔曹”、“后生”，而对他们嘲笑的对象极尽赞美，并具体指出庾信和“四杰”的值得学习之处。从杜甫论唐诗作家作品中，可透露出如下两方面的信息：（一）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，如何正确认识、学习前贤；（二）彰显出自己的评诗标准、审美倾向和创作体会。杜甫认为后人因为“递相祖述”，守旧因循，故看不到前贤的变革之功，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上，杜甫认为要“后贤兼旧制，历代各清规”（《偶题》），只要能上接《风》《骚》的，又自成变化的我们都要学习，从而提出要有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的学习态度。杜甫学习前人思想是开放的、睿智的、冷静的，他不仅以王、孟清秀诗风为例，强调学习“清词丽句”，而且指出诗风要多样化，既要接受鲸鱼碧海、雄伟阔大、“沉着痛快”的壮美气象，也要兼具翡翠兰苕、自然清新、“优游不迫”的优美风格，这其实是对盛唐诗风的一个总结，也恰是杜甫能集前人之长而知变的过人之处。李、杜批判所指尽管不同，但其皆从现实需要出发，指出绮丽淫靡诗风的危害性，要求诗歌在改俗矫弊中担负起积极的社会作用，这一点是相同的。

总之，李、杜皆学古，但二人有不同。李白学古，得峭峻，词胜于理，有豪气，杜甫兼得峭峻和幽忧不平^[9]；李、杜皆学风雅、又兼魏晋，文辞、内容皆善，但他们皆不能学到汉魏古诗之高古，大致是李白学到风雅“清新警策之神”，杜甫学到风

雅“沉郁顿挫之体”^[10]。

二、李、杜诗论对唐诗嬗变的价值意义

中国诗歌的演变发展是渐进的。《诗三百》自汉代尊为经后深入人心,为万世诗学程法。汉末,《古诗十九首》既加大了诗歌容量,又拓增了诗歌形式。

魏晋文学与经学成功分离,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。南朝诗歌无论内容、形式,较之前代皆有长足发展,但绮丽柔靡,骨格不振,影响消极。

唐初,王、杨、卢、骆针对六朝诗风试图革弊而不能尽善,不过他们带领诗歌“从宫廷走向市井,从台阁走向江山塞漠”。

初唐诗坛继承“四杰”,大力吹响扬弃前朝诗论号角的当数陈子昂,而接过陈子昂复古革新旗帜,并取得全面胜利的是盛唐李白。陈子昂在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中,提出的诗论核心内容主要有两方面:一是风骨,二是兴寄。清刘熙载说:“太白长于风,少陵长于骨。”^[11]“风”类似“气”,刘勰云“意气俊爽,则文风生焉”,“气”重抒情,指诗歌浓烈昂扬的感情,也即情思浓郁、昂扬向上。骨实气虚,“骨”指诗歌劲健刚直的思想,侧重于义理。刘勰曰:“结言端直,则文骨成焉。”^[12]正是陈子昂所追求的汉魏风骨具体所指:

“骨气端翔,音情顿挫,光英朗练,有金石声”。从陈的风骨说,可见他是主张声情与辞采并重的,他也不排斥声律、音节的顿挫,这方面对重诗律、求技巧、重内容的杜甫有逗启之功。而陈诗有重骨轻风倾向,其诗更多的是重思想力量,给人有乏情之感,这在李诗中得到纠补。李诗继承陈诗论而并重风骨,他将充沛丰富的情感和昂扬健举的思想完美结合。若说风骨是对诗歌创作的要求,那么兴寄则要求有感而发,是对创作目的要求。刘勰云,“兴者,起也”,“起情,故兴体以立”,“起情者,依微而拟议”,“兴则环譬以托讽”^[13]。可见,兴,指兴发感情,寄,指寄托,兴寄,指有感而作,寓寄托于其间。陈子昂的“兴寄”重在“寄”上,

认为诗歌应有为而发,虽拓宽了诗歌内涵,以《感遇》诗践行,并影响到李白《古风》。但陈子昂又与李白不同,陈有为寄托而写诗之嫌,较李诗乏情少韵,陈诗寄多兴少,而李诗兴多寄多,这是李诗对陈诗的继承变化。杜甫诗论和作品中,对陈子昂也非常崇敬,……陈诗的寄多兴少,正如王夫之评陈子昂《感遇》云:“似诵似说,似狱词,似讲义,乃不复似诗。”^[14]可见陈诗重寄托、议论、说理,其正是杜诗取法对象之一。

李、杜诗歌各有面目,究其源,与二人诗论关系较密。李、杜诗论皆各有所指,太白欲以雅诗救诗道流敝,加之其天才放逸,故李诗自为一体,李诗中才情较多。子美追慕屈、宋之骚,不欲步齐梁绮靡艳丽之风,虽貌似批评齐梁诗风,实是对其吟风弄草、丧失风雅之道的不满。杜转益多师,故众体兼备。杜甫奉儒守业,诗中多纲常风化,实是风雅之道继承者,杜诗以德性为重。杜诗认为后人诗不如前人诗,是因递相祖述,因袭过多,缺乏创新,并提出师法众家之长,方可复归风雅的解决办法。

李、杜诗论影响到他们的创作,并体现出二人对唐诗演变的不同贡献。陈绎曾《诗谱》说李白诗“格高于杜,变化不及”^[15],其正指出李、杜诗的不同处,李格调高古,实是学风雅汉魏古诗的结果,而杜擅长律诗,善于翻新变古;李诗以古为律,杜诗以律为古;李诗复多变少,杜诗变多复少。李诗欲以复古体诗道,弃绮靡诗风为己任,古体较多,且喜于复古中翻新出奇,其诗风清新自然、意境浑成;杜诗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,近体较多,广学前人而善变,其诗转向写实、写时事、重技巧。也即“从《古诗十九首》至太白作个结束,可谓成家;从子美开首,其作风一直影响到宋、明以后,可谓开派。”^[16]

李白主张的诗风是清真自然,正如王安石所说:“诗人各有所得,‘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’此李白所得也。”结合李白《古风》其三十五诗论,可知他是将质朴“天真”、清真自然、浑然一体的诗歌,视为能上承雅颂正声的典范。自然本是道

家之语，南朝钟嵘《诗品》用之诗歌，提出“自然英旨”的诗美。迨盛唐李白，则将其变成自己写作纲领，其也成为盛唐诗人普遍追求的、代表盛唐诗美的理论主张，贺知章、王维、孟浩然、王之涣、王昌龄、岑参、崔颢，群星璀璨，各领风骚，但他们都共同追求着这种朴素自然、清真平易的诗美。李白也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清真自然诗美主张的，其作品不仅有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；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”的天真烂漫、率真可爱，而且有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明白如话、浓郁情感，更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比喻夸张、奇思妙想、“以自然为宗”^[17]。“大抵欲造平淡，当自组丽中来，落其华芬，然后可造平淡之境”。李诗“‘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’，平淡而到天然处，则善矣”^[18]。朱熹说：“李太白诗，非无法度，乃从容于法度之中，盖圣于诗者也。”^[19]从容于法度之中，正是李诗自然之美诗论的实践结果，是高度凝练后的自然，也是盛唐诗歌的极致之美。因李诗“沛然自胸中流出”，故能“不烦绳削而自合”^[20]。《诗经》中写景多为起兴，汉魏之景，常景有余而韵味不足，南朝诗歌景物描写虽较细致入微，但情景较乏浑圆统一的步调。而李诗的清真自然之美，不但是以他为代表的盛唐诗歌外化，而且其内涵“兴象玲珑，句意深婉，无工可见，无迹可求”^[21]，是盛唐诗歌情景交融、浑然一体的至美意境。盛唐诗歌的“既多兴象，复备风骨”，“文质半取，风骚两挟”^[22]，在李白诗论和创作中多有存在。

杜甫虽也曾经历过开元天宝盛世，但他已预感到盛唐危机四伏、大乱即将到来，安史之乱前，他就以无比敏锐的笔触，深入到民生疾苦和人生现实的层次中，叹惜自己不遇、同情百姓疾苦、批评开边战争、讥讽权贵豪奢，创作出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等写实名句。不过，成就“史诗”称誉，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杜甫诗作，多产生在杜甫备尝艰辛的后期人生，“安史之乱”的社会动荡，更造就了诗人的成功，从而创作出《悲陈陶》、《北征》、“三吏”、

“三别”等写实名篇。杜诗写实既体现在叙事、议论及细致传神刻画景物、即小见大等手法的运用上，又体现在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（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）、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（《解闷十二首》其七）的炼字炼句上，还体现在其“读书破万卷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的追求功力学问的苦学创作上。这已经改变了李白等盛唐诗歌主抒情、重意境，忽略细小景物等特点，并洞开了中晚唐诗歌嬗变的大门。学界多说杜诗是对前人的“集大成”，但笔者感觉杜诗的价值和意义，更在于对中晚唐诗歌的开创之功。杜诗贴近现实、爱国忧民、美丑兼具、沉郁顿挫，其“支而为六家：孟郊得其气焰，张籍得其简丽，姚合得其清雅，贾岛得其奇僻，杜牧、薛能得其豪健，陆龟蒙得其贍博，皆出公之奇偏”^[23]。清叶燮指出杜诗影响之广，泽及唐后数朝：“自甫以后，在唐如韩愈、李贺之奇崛，刘禹锡、杜牧之雄杰，刘长卿之流利，温庭筠、李商隐之轻艳，以至宋、金、元、明之诗家，称巨擘者，无虑数十百人，各自炫奇翻异，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。”^[24]

要之，李、杜诗论中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，是指导二人创作的航标和灯塔，是贯穿在他们诗作中的灵魂和主线，而这恰成就了李、杜不同的创作方向和特色。李、杜正是在这种不同诗学思想的指引下，高屋建瓴，瞻前顾后，前疏后导，站在唐代诗歌演变发展的制高点，总结高扬、转折变化了唐诗走向。明于慎行说杜诗“能变化”古人，“不露痕迹”，而李诗对古人“未免有依傍耳”^[25]。李诗的“有依傍”，恰是其学古的体现和留存，杜诗的化而无痕，实为变古后的自创新意。李诗总结前人，杜诗引领后代。清蒋湘南亦云：“少陵之诗，变《风》变《雅》之遗也；太白之诗，正《风》正《雅》之遗也。欲复古道，必自太白始……正《风》正《雅》之遗，太白一人而已。”^[26]其正道出了“太白志存复古”，承前为正，“少陵独开生面”^[27]，启后为变。清陈廷焯更将李、杜诗风的正变，及杜诗之变对后人影响说得明白之至，“自风骚以迄太白，诗之正也，诗

之古也。杜陵而后,诗之变也。”又“自风骚至太白同出一源。”“自杜陵变古后”,“后世更不能复古。”^[28]。也即李诗总结前人而知变,是《风》《骚》精髓延续,是唐诗“正宗”;而杜甫面对李

诗对前朝诗风的成功纠正、发展,另辟蹊径,不仅注重对前人诗歌的学习、继承,而且大变,系唐诗“大家”。从这种意义上,我们说李、杜诗论是唐诗嬗变的深层内因和动力毫不为过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[元]戴良.九灵山房集:卷29[M].皇元风雅序.见裴斐,刘善良.李白资料汇编(金元明清之部)[M].中华书局,1994.109.按:以下凡引自该书者,皆简称为“裴编本”。
- [2] [明]谢榛.四溟诗话:卷1[M].见“裴编本”306.
- [3] [4] [清]贺贻孙.诗筏[M].见“裴编本”575,572.
- [5] [唐]李阳冰.草堂集序.见金涛声,朱文彩编.李白资料汇编(唐宋之部)[M].中华书局,2007.13.按:以下凡引自该书者,皆简称为“金编本”。
- [6] [后晋]刘昫.旧唐书[M].中华书局,1975.3000.
- [7] [宋]欧阳修,宋祁.新唐书[M].中华书局,1975.5738.
- [8] [明]高棅.唐诗品汇:总叙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.8.
- [9] [金]赵秉文.滏水集:卷19[M].答李天英书.见“裴编本”2.
- [10] [元]郝经.陵川集:卷24[M].与撤彦举论诗书.见“裴编本”25.
- [11] [清]刘熙载.艺概.诗概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67.
- [12] [13] [梁]刘勰.文心雕龙[M].风骨,比兴.安徽教育出版社,1993.555,696.
- [14] [清]王夫之.唐诗评选:卷2[M].五言古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7.39.
- [15] [明]胡震亨.李诗通.卷1[M].见“裴编本”103.
- [16] 胡小石.李杜诗之比较.国学丛刊[M].1924.2卷3期,见周勋初.李白研究.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3.359.
- [17] [明]王世贞.弇州四部稿:卷147[M].说部.艺苑卮言.四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- [18] [宋]葛立方.韵语阳秋:卷1[M].见“裴编本”426.
- [19] 朱子语类:卷140[M].论文下诗.见“金编本”444.
- [20] [明]焦竑.焦氏笔乘续集:卷4[M].见“裴编本”389.
- [21] [明]胡震亨.唐音癸签:卷十[M].盛唐绝句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102.
- [22] [唐]殷璠.河岳英灵集[M].评陶翰语.叙.见傅璇琮.唐人选唐诗新编[M].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6.142,108.
- [23] [宋]孙仅.读杜工部诗集序.见[清]仇兆鳌.杜诗详注:卷25[M].中华书局,1979.2237.
- [24] [清]叶燮.原诗[M].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.8.
- [25] [明]于慎行.穀山笔麈:卷8[M].见“裴编本”422.
- [26] [清]蒋湘南.仙屏书屋诗集序.七经楼文集:卷6[M].见“裴编本”1216.
- [27] [清]刘熙载.艺概:卷2[M].见“裴编本”1234.
- [28] 白雨斋词话[M].见“裴编本”1285,1286.

(责任编辑 王 林)